

70年后重游昆明记

○ 李增德（1940经济）

启程前的思想酝酿

此次出行的目标原定上海，弟妹团聚和世博会的吸引力都很大，但上海炎热天气的威力也令人揪心。最后还是斯平当机立断，计算机网上定了昆明机票、旅馆。行前几天连续检测了血压以防高原反应，准备了适当行装，应付云南的低温变化。2010年8月21至26日我与斯平畅游了春城昆明。

广州动身那天早晨天气闷热，机场快线大巴顺利带我们抵达白云机场，航班11点起飞。一路上，空中白云朵朵，云南境内晴空万里，下午3点左右到达久违的春城，十分兴奋。一位说普通话的本地女出租车司机开车，边介绍沿途景点，边送我们到位于市中心的四星级威龙饭店。

从14层房间窗口俯视，远处琉璃黄色的金马碧鸡牌坊清晰可见，那是昆明标志性文化遗产。大观楼的世界第一长联中“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”指的就是这两只给云南带来好运的神兽形象。实际上，历经沧桑，1966年“文革”时老牌坊已遭破坏，1999年重建恢复原貌。

郁畅是我们在昆明唯一的熟人。他是促进会老同事郁去非和张漪云的次子，清华1961年电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云南。我本想通过他了解在昆昔日清华同学如张骏祥弟驭祥的消息，但遗憾的是郁畅在清



李增德学长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留影

华时正值反右年代，同学之间相互关系隔阂，互相猜忌，毕业后校友会也少活动。他很尊重长者，得知我们到昆，便约好来旅馆看望，畅述别情。

根据清华同学录，在昆明有三位级友：田金铭、张华俊、张慕凯，可惜他们都已先行一步，令人心酸。

街道巡礼

我们的游览首先是就近的金马碧鸡广场，两座相对而立的牌坊依然如故，供游客留影。

如今的昆明已甩掉落后面貌，昔日的崎岖街道、出门安步当车、平房处处，如今马路已四通八达，高楼拔地而起，她已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。我们一路碰到四面八方的游客，互相招呼拍照中，了解有来自东北、上海、江苏、湖北……

街道旧名依然，如岳丈梁信瑚工程师故居端士街，街牌虽在，但已面目全非，当年的小街和老房子荡然无存，四周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另外东寺街，昔日中国银行宿舍也早已杳无踪迹。近日楼倒是巍然耸立，据说是旧楼推倒重建，昔日花市已不存在。南屏街如今是繁华的高楼耸立中心地带，昔日的大戏院已不见了。

在桥香园，我们品尝了阔别已久的云南过桥米线。记得1998年曾与江国采、梁妙如、江真可等吃过香港店的过桥米线。但这老牌的米线也不能过分恭维，因为生意太过红火，食客络绎不绝，58元一碗的米线，只是烫而不鲜。汤里飘着两片云腿，淡而乏味，质量下降，令人失望。

在汽车、摩托数量不断上升中，交通显得十分拥挤，自行车已边缘化，到处停车使得街道空间狭窄，堵车处处。由于红绿灯不够，行人过街只有趁人多时，蜂拥而过。虽说乱，但彼此间还是彬彬有礼，我们在街上倒也没碰到不愉快的交通事故。

除了街上熙攘往来嘈杂外，街上也有闲情恬静。如新建的顺城购物中心四周的街道两旁，绿树成荫，树下有座椅供行人休息，这种设施到处都有。在步行街还有生动的老塑像，怀念昔日劳动人民生活，如摄影师，长途驮运货物的马帮，老者下象棋等雕塑作品。为了推销云南土特产品，还有专门市场，销售花、鸟、少数民族手工艺品、木雕、云腿，地方色彩的云南十八怪，各种菌类，药品则如白药、三七……品种繁多，美不胜收。

寻访西南联大故址

我们驱车到云南师范大学访问了联大

旧址。进入校园，首先看到竖立的石碑，刻文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亭”，还有黑底白字的横幅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，下面是两大盆长青树。

大楼前映入视野的是气势雄壮的1945-12-1，“12·1”反内战示威运动巨幅雕塑。前面有三大学校长塑像。往前行我们看到昔日的保留教室，壁上有联大校歌，令人回忆起尊敬的教授们，在那艰苦岁月中，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。记得我去过梅校长家，那时他住西仓坡，一所旧楼房，梅夫人为了补贴生活，还自制“定胜糕”外卖。我也去过马约翰家，他们住凤翥街一所旧楼上，长子启华是病号，后不幸在昆明过世，只有次子启伟，接父亲的班。陈岱孙系主任与陈福田住一起。但旧日的联大住所都找不到了。外语系的两位外国教授温德与吴可读曾走滇缅路从仰光返国，那时我在缅甸戍中国银行和他们巧遇，听说吴可读不幸遇车祸，不知他们是否顺利返国。

云南大学是昔日常去的地方，那时妙如（作者妻子）的三姐惠如在云大读历史系，四姐宛如在联大读经济系。熊庆来任校长，他是从清华调来的，长子熊秉信，清华地质系，次子熊秉明，留法学艺术。大学校园内的长台阶年久失修，但仍保留下来。遗憾的是驱车经过，只看到高台阶，没有下来瞻仰故地。

游翠湖与大观楼

回忆在40年代联大读书时，这里只是从小西门学校本部到拓东路工学院必经之路。昔日荒凉之地，如今已是市民休憩纳凉的福地。2002年开始免费开放，附近盖

□ 值年园地

起高级餐馆、写字楼，房价飙升，商业气味日益浓，周末更是拥挤的场所。湖中正值荷花盛开，游客多全家来玩，或集体扇舞、歌唱，十分热闹。

大观楼也是旧游之地。它是中国四大名楼（黄鹤楼，岳阳楼，滕王阁，大观楼）之一。高三层，四尖顶，琉璃黄瓦，世界第一长联是它的特色。郭沫若1961年来游时题诗“果然一大观，山水唤凭栏。睡佛云中逸，滇池海样宽。长联犹在壁，巨笔信如椽。我亦披襟久，雄心溢两间”。

大观楼四围的池塘中荷花盛开，但面积大，不易照近影。我们在售货亭买到印

有长联的绢扇和译文，留作纪念。有篇关于长联的文字提到，当年毛泽东写《沁园春·雪》时就是受到长联的启发。

近华楼八角亭有石刻对联佳句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；欲上高楼且泊舟。”上句是唐诗人元稹悼念亡妻之作，这里用的暗喻词法，意思是曾经接触过大海，从此就觉得其它的水若跟海水比，哪里算得是水。原句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”这些千古佳句都有深刻哲理和情感内涵，引发人们思考。

2010年9月3日于广州

我搞汽车的一生

○张曰騫（1950机械）

我算是一辈子搞汽车的人了。2010年的春节除夕日，就是我89岁的生日。

1941年我19岁，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，就去云南滇缅公路局下关（大理）修车厂实习两年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滇缅公路是当时昆明到缅甸的唯一国际通道，主要运送军用物资和民用商品。它是一条砂石路面的简易公路，天晴时沙尘滚滚，下雨时泥泞不堪。公路一边是万丈高山不见天日，另一边是雾气重重深沟不见底，车翻下去就不见踪影了，翻掉的车不计其数。当时运输车辆都是2.5吨的雪佛兰和小道奇，商家的车一般都超载到4吨以上。这就叫做“马达一响，黄金万两”，可都是用司机的命换来的！这两年



张曰騫学长

时间使我对汽车有了一个感性认识。后来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了，我回到昆明进了昆明无线电厂，搞些机械制图工作。厂里来自西南联大的同事都劝我上大学，1945年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。抗日